

春节的颜色

于存礼



小的时候，春节在我的眼里就是红色的，红红的鞭炮，红红的对联，压岁的红包，大大的红福以及红红的灯笼，满眼都是红，祥和喜庆。我喜欢这种颜色，

红代表富贵，美好。一到春节，红色遍布街头，在乡村里铺开时，我就有一种兴奋感，我知道春节来了，一年之中，这一天是最热闹的，也是家家最幸福快乐的

时候。忙了一年，年味也沸腾了起来，家家张灯结彩，穿红挂绿，让这个节日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让人流连忘返。长大后，春节依然是红彤彤的，

这种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火红，更加鲜亮，而且有立体感。我对红色有了更深的理解，红就是团圆，就是亲情。春节的颜色就是红色的，这种特色的红，是那样透明，让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一眼就会爱上这个节日。

春节的颜色就是中国红，这种红是中国独有的，充满着热烈喜庆。年年的春节，有了很多新鲜的味道，但唯一不变的还是中国红，春节的颜色依然是那样的红。红色的中国，洋溢着更多红色的元素，红色的窗花、红色的汽车、红色的家装……让生活更加红火起来。

春节就是要红，红色辟邪，代表着吉祥。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所以过年要贴红春联放鞭炮，人们常常用红色来驱赶“年”。红色还象征着品味、与众不同。在红色里面，人们感受到爱情、生命、勇气和骄傲。春节来临时，红红火火的音乐敲响了新年的快乐，红色流动着我们的快乐，我们拥抱着火红的生活，用一种追求、用一种信念、用永不停歇的脚步，去开拓美好的日子。

春节，一个红彤彤的节日。体味春节的颜色，品味逝去的岁月，那烟花灿烂，定格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春节的颜色，是火红的生活，洋溢着欢庆和幸福。那年轻朝气的中国红，透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涂抹着和谐和希望。

二十三，炕锅边儿

晨曦

“二十三，炕锅边儿；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腊月二十三，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那首唱了多年的歌谣。而记忆里锅边儿的味道，似乎还在唇齿间未曾散去。

锅边儿是南阳那边的方言，也就是火烧儿。锅边儿做法极为讲究：先把发好的面团和好，擀成薄片，撒上葱花和油盐拌好的小葱末，卷成卷，然后再分成均匀的小团，再把各小团用面杖擀成烧饼样儿，在锅内用油正反两边炕，等

炕到两面焦黄，发出诱人的香味时，再在锅内蒸上十五分钟。蒸好的锅边儿外焦里嫩，层次分明，装在竹篮里挂起来，一直能存放到正月十五。

儿时的记忆中，这一天是母亲最为忙碌的一天了。一大早就和好面，放在保温处饧发。往往到傍晚时分，面才能饧好。母亲负责擀面、炕锅边儿，几个迫不及待的孩子就在边上时不时地往灶里添把柴，还得小心不要把火烧得太大了。火大了，锅边儿容易烧焦烧糊，影响外观与味道。火小了，火候不到，炕出来

的锅边儿不香不焦，味道不鲜美。几个馋嘴的娃儿，为了美食，居然熟练地掌握了炕锅边儿的火候。锅边儿一出锅，浓郁的香味儿让人垂涎欲滴。娃娃们急得恨不得立马咬上一口，而这时，母亲就会吆喝我们姐弟几个去洗手。

一切恍如昨日，时光却从未止步。一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而我也常年在，各地各地的烧饼没少品尝，可就是找不到儿时记忆里锅边儿的味道。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和母亲的一组对话：“为啥锅边儿是圆的？”“二十三是小年，

一家人要团团圆圆嘛，锅边儿当然得是圆的！”是了，锅边儿里最特殊的味道，就是团圆的味道，就是年味儿吧。

打电话回家，母亲说，正忙着面呢，晚会儿就炕锅边儿，你小侄儿也会烧火了，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母亲的声音还一如儿时般温柔、慈爱。恍惚间，我好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四方的庭院、青瓦红砖的厨房、热气腾腾的灶台、红红火火的灶膛、灶前烧火的小娃儿……

“妈，我想吃过您炕的锅边儿了！”

婆婆的年

朱丽

我喜欢过年，这一点从没有因为岁月易逝的怅惘而改变。从贫苦年代企盼新年的好年夜饭，到如今只是向往那个熟悉的年。从我进入婆家，从最初的不习惯，到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坦然、欣悦地过着属于我的年。

我知道，在我的年里，因为有婆婆的辛苦张罗，才有全家的喜气祥和。婆婆的年，才是我们全家的依托。

婆婆是一个说话响亮、走路有力、性格急躁的人。她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因此家里的重活从不让公公插手，儿女们不在家，就只有她一个人干。婆婆守着院落不停忙前忙后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定格。

进入腊月，婆婆比以往更忙了，她早早就去街上置办年货。提前准备好东西，她心里就踏实多了，万一无所遗漏，还有时间想起，这就是她的性格，用她的话说，就是赶早不赶晚。买了超出正常食用的油、面、肉类、豆类、水果、蔬菜、饮品、零食类之后，她也不忘给孙子、孙女买个玩具、买件新衣，给十几岁的干女儿买朵花或者发夹。处处周到，唯独很少想起给自己买些什么。婆婆的衣服，都是儿女们偷偷地买。

婆婆肩能扛、手能提，是出了名的

有本事，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年货买齐了，婆婆就一样一样精心制作、筹备，就连馒头也是自己蒸。婆婆用一个大的盆子和面，然后再一点点地揉搓成馒头，上锅、出锅。婆婆的手很巧，做的枣花，像灼灼开放的花朵再配上红色的玛瑙，生动鲜活。有的瓣瓣对称，有的层层叠叠，有的拖着长长尾巴似的叶。婆婆做的枣山，节节紧凑，花开弥漫，形状秀美又不失山的挺拔。她做的小兔子、小燕子、小刺猬、小猪、小羊等等，惟妙惟肖，儿子爱不释手，拿着也不舍得吃下。

年三十到了，我们也都到家了。婆婆早早起来剁馅、和面、包饺子，我们也都擀皮的擀皮，包饺子的包饺子。婆婆很是开心，仿佛一个腊月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天。儿子和侄子拿着炮放了起来，女儿和侄女捂着耳朵跑来跑去。婆婆笑得合不拢嘴，还念叨着：“这几个孩子真是调皮。”

一年又一年，婆婆就是这样过着她的年，还有很多像婆婆一样的劳动妇女，她们又何尝不是过着这样的年。她们或许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年应该怎样度过？但她们知道全家人在一起的笑脸对她们是多么重要。



多年之后，对于儿女，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但我对于儿女的企盼一点也不会少。都市的霓虹、生活的绚

烂……我希望那些都掩盖不了母亲那双向你眺望的眼，牵动着你的思乡情漫漫……

爱情

赵献花

前轮边，像是睡着了。巷道里人来车往的脚步声、车轮声，并没有惊醒熟睡着的灰猫咪。中午回来，灰猫咪还在那躺着，我停下电车，看了一眼，刹那间，心里打个冷战，再不敢看第二眼。这场面让我在心底强烈谴责那个让灰猫咪遭遇车祸的肇事者。

回到家，我把灰猫咪的事情讲给女儿听。女儿脸色一变，说：“妈，它可是小黄的爱人啊！”我问：“你怎么知道？”

女儿说，那次她把一根火腿肠喂给小黄吃，小黄站在远处，眼巴巴地盯着火腿肠。女儿催促道：“小黄，吃吧！过来吃吧！”小黄还是犹豫。等女儿进屋，小

黄才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近火腿肠，用鼻子嗅了嗅，闻着火腿肠的香味，又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用嘴叼起来，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妈，你猜怎么着，等我又到院子找小黄时，它正在前面储藏室房顶上，与小黄一起，你一口，我一口，津津有味地吃着火腿肠。只剩一口时，小黄用爪子把火腿肠推到小灰身边，小灰用爪子又推到小黄身边，这样几个来回后，小黄生气了，眼神里充满怜爱与埋怨地走了，小灰伤心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小黄的背影。最后，小灰还是不舍得吃，叼着剩下那一点火腿肠又去追赶小黄。

可是，现在小黄在哪里呢？晚饭后，我陪女儿在楼下巷道里学骑车。“小黄！妈妈，你看，是小黄。”女儿喊。夜晚的灯光把小黄疲惫的笨重的身体以及它悲痛欲绝的眼神传递给我，我不由感觉心像针刺一样疼。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观看它，它用爪子使劲儿扒着小灰留在地上的那一摊已被晒干了的血迹，吻了再吻，还发出哀痛的哭泣声。女儿叫它，它只抬了流下泪的眼，随即又疯狂地吻向地面，并发出凄厉的哀号。它悲痛的声音，让我想到与亲人分离死别的无奈、心碎、不舍与茫然。

对于行人来说，小灰只是一只猫咪，但猫咪也是有血有肉的生灵。这场事故后，它的爱人小黄将带着它们的孩子在极度的相思里艰难度日。小黄与小灰的爱情，竟这样震撼人心，更何况人的爱情呢！

惜身守廉

张孟扶

从来富贵似云烟，
莫为钱财悔百年。

懿范惜身留寡欲，
一身正气效清莲。

赞周口变化

朱英

一
通江达海昔时名，
成败沙河不必争。
大千快进三五载，
还君一个汉军城。

内河航运上高层，
满城文化半城水，
更有羲皇佑复兴。

二
瞄准目标不折腾，

三
内外联通达江海，
城区县市一盘棋，
千家万户帆扬起，
周口腾飞正是时。

飞雪留韵

薛顺民

一
高楼林立沐寒英，
玉树琼枝仙界中。
曲径惊呼倾半道，
长堤慢踏履薄冰。
闲扶冻柳诗材满，
展望丰年感慨生。
邀聚雅园餐秀色，
冷香渴饮绘丹青。

二
雀鸟归林瑞雪寒，
华灯初放步郊田。
三杯残酒生豪气，
一阵幽香醉野滩。
玉骨堪怜冰里卧，
柔情难诉岸边眠。
风摇长夜听天籁，
做客瑶池不忍还。

立春

吴向东

空山残雪寂，
涓涓暗声流。

水漾参差绿，
风弄柳丝柔。

岁末(外一首)

王伟

时光仿佛一双手
抚摸着四季
抚摸匆匆而逝的
每一个日子
二十四节气等待
依次亮相登场
周而复始地演绎着
古老的歌谣

以及一些时令菜蔬
父亲说其实吃精粉面
没有吃粗面好
父亲说自家种的菜
不打农药绿色环保
父亲这样说是为了
让我们吃出健康
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父母对儿孙们满满的爱

喝过腊八粥
空气里开始氤氲着
越来越浓的年味
慈母的眼睛
充满无限的期盼
开始每天向村口张望
在外漂泊的游子
何时回到故乡

临近岁末
父亲进城次数多了
杀猪宰羊杀鸡宰鱼
他会送来
母亲炸的馓子 丸子
他会送来
其实这些年货
城里超市专柜都有
妻子劝父亲别再送了
我对妻子说
欣然接受父母的爱
同样也是一种孝

父亲进城

父亲每次进城
都会带来自家磨的面

指尖上的光阴(外一首)

路雨

小时候
巴望着过年
总感觉日子过得太慢太慢
巴着巴着就长大了

怕一不小心
锋利的笔尖
刺疼你内心的柔软

长大后
还未来得及回味
就到了2018年
00后也长成了大人

我不想去写
怕笔尖吐出的汁液
会在不经意间
玷污了你的纯洁

到了中年
整日奔波操劳
不知不觉
芦花就爬上了头

我不想去写
怕用与你相同的颜料
也难以在你的身上
留下足够完美的白

退休后
和孙子一起玩沙漏
突然感到
剩余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不想去写
怕掏尽所有的词语和修辞
仍言不达意
无法还原你的真实

写给一朵雪花

我不想去写

让我用心静静地感受吧
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
哪怕和你对视一眼
也会得到片刻的宁静